



女作家爱心系列



沈虹光



戏剧人生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人生/沈虹光著

ISBN7—80607—103—2

I. 戏…

I. 沈…

Ⅱ. 中国—散文—当代

N. I · 267

戏剧人生

沈虹光著

终审:成平

策划:成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李建纲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8.25 字数:130千字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册

ISBN7—80607—103—2/I·60

定价:10.30元(简精装)



沈虹光

沈虹光，女，1948 年生于江苏南通，1950 年随父母移居武汉。1979 年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和话剧剧本，有短篇小说集《美人儿》和《沈虹光剧作选》出版。主要作品有话剧本《搭积木》、《丢手巾》、《同船过渡》等。

女作家爱心系列

张 洁

何必当初

舒 婷

硬骨凌霄

池 莉

怎么爱你

也不够

斯 好

爱情是风

铁 凝

温暖孤独

旅程

王英琦

我们头上

的星空

毕淑敏

提醒幸福

沈虹光

戏剧人生

目 录

珞珈山散记	3
萨沙走了	23
一夜惊魂	27
手的记忆	31
芝麻点	35
中年之侣	39
天凉好个秋	44
戏剧人生	59
《小镇》古若兰及其他	63
同船过渡	68
因为我老实	73
龙行虎步八面威风	81
丑角	87
我婆婆	96

别像你妈.....	107
找了个老熟人.....	115
乘凉闲话.....	123
Open24——访美百日杂忆	140
急急风.....	197
瘦马出洋.....	234
阿市杂记.....	249

□ 女作家爱心系列

戏剧人生

□ 沈虹光

□ 珠海出版社

珞珈山散记

传说这里原叫落驾山，那是因一仙人降临而得名；又说叫罗家山，想必是罗氏族居的地方。在湖北方言中，珞珈和罗家谐音，故后一说似乎更可信，然而我也愿意相信前一说，它富于浪漫色彩。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给山改的名更美，珞珈——美玉。

妈妈是考上珞珈山的。武汉大学招会计，正念中学的小舅给妈妈补习算术，已是会计师的大舅教妈妈珠算，妈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妈妈说出主考算术的教师的名字，那竟是著名的数学教授，我有杀鸡用牛刀的滑稽感，但又不得不敬佩其招聘职工的严肃态度，连一个小会计都要用教授来主考，这职工的素质何愁不高？因为妈妈有了这份工作，我们全家上了珞珈山。

这一年我5岁。

那天阳光璀璨清风拂面，妈妈带我们走上武大最具代表性的琉璃瓦建筑。通过巨大的拱门拾级而上，我感觉是上天了，告诉我这是去晋见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我也不会怀疑，对于一个脑袋里混装着中西方各种神话故事的儿童，那片建筑群是驰骋想象力的最佳场所。

我在珞珈山上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童年，少年，那时现实还没有向我展示本相。

自从妈妈惊魂未定地随父亲走上“光辉的五七道路”之后，我在珞珈山上的根就断了，很少再去，我永远抹不掉那个阴沉沉的下午的印象。

一楼的房间本来就黑，那天更像夜来而未开灯，我觉得家里像是遭了抢劫，正茫然，空而暗的角落里颤颤地站起个老太太，那是我的外婆。她说她不能随妈妈爸爸到乡下去。好一会儿我才看清房中还有一张床和一只小柜，那是外婆和外公生活时留下的老家当。武汉大学某部门已限定了外婆离开这幢房的时间。外婆是资本家的太太，当时舅舅们和姨们一个个都自身难保，要不是我那已成了家的姐姐，要不是我那身为共产党员却并不怕“划不清界限”的姐夫，外婆恐怕要流落街头了。

我感觉是被珞珈山赶出来的。

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卑微的小人物，再怎样还能有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受的委屈大？所以我这小人物的后代也就没做什么“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之类的

动人文章，现在提到母亲也只是作引子，因为她在武汉大学工作我才和珞珈山有了关系，因为有了关系也才有“散”可记。是为序。

一、日本人留下的楼房和李伯伯一家

这两年发疯，又当起学生来，还领得一枚白色的武汉大学学生校徽，但一次也未敢戴。因为上学才又上珞珈山。

珞珈山变小了，变得像个盆景：我家最初住的那栋日式小楼则小得像积木搭的。

当时我觉得它很高大，三层，结构不像现在的楼房这样一律化，每一层的房间布局都不同，每间房的大小又不一样，大层里还有半层、小层，高高低低拐弯抹角很复杂。顶层有一个低矮而宽大的房间，像阁楼，搁了今天非用纸板隔成几间住几对小夫妻不可。那时就空着，才六亿人口嘛。我们爱在里面躲猫，太阳光从碎花格的小天窗中丝丝缕缕地射进来，四周的幽暗更神秘。据说这房子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屋沿下有一个个圆圆的红太阳，虽然那红色已褪，但还是使人联想起日本国的太阳旗，我们那时叫它膏药旗。

楼南边不远是荒地，一些孤坟包埋在狗尾草中，后来推土机来了，我们看着测绘学院出现了。西边可以望见小洪山，夏夜，磷火遥遥游动，我们听楼下一个老婆婆讲那讲不完的鬼故事。

那时，珞珈山还在建设，我们这栋楼里曾经住过一

些地位身份较高的人。只要这些大人物对小孩子来说，一律是谁谁谁的爸爸，一律不分等级，所以我至今说不清我曾经与哪些了不起的人物为邻。

说得出的只有中文系的李格非教授。有关他学术上的造诣和贡献我一无所知。我叫他李伯伯，看他了不起是因为他会唱戏。

抗日战争时期武大有“珞珈山歌咏队”，“珞珈平剧社”。学校西迁四川乐山时，研究音韵的李格非先生负责演剧募捐，他廉洁奉公积极努力，那时期武大在一个小小的乐山县所募得的捐款占全国第一位。

我看的戏是在珞珈山体育馆唱的，早几天二区布告栏上就贴出了海报。李格非教授领衔主演，饰刘备，穿着真正的戏衣，戴了真正的髯口，他扮相俊，嗓音亮，在台上很出风头。一时全楼的孩子都会唱几口，“长板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那一班虎将哪国有，还有诸葛用计谋。”我曾把这儿时学会的小段儿唱给一个搞京剧的朋友听，他说：“行，唱成儿歌了。”

李教授的演出对楼里的孩子不啻于戏剧启蒙，不久我们也组织了一场演出，舞台就在二楼拐弯的空处，大人们依级坐于楼梯之上，也鼓掌。我们还画了戏票，很正规的。演的什么节目却忘记了。

李伯伯和夫人——我们叫李妈妈——都是见人一脸笑，春节时邻居们相互拜年，李教授是双手抱拱上下摇着，颌首笑着。听说文革中老先生在沙洋放牛，跟农民交往也打起拱来，弄得又挨一顿批，封建遗老作风嘛，还用得着上纲吗？

我的老外婆倒是顶欣赏打拱，她看不惯握手礼，说什么人的手都抓在手上，不卫生。她要能对李教授谈谈就好了。

李家有五个孩子，李妈妈在卫生科上班，忙得很，家中乱糟糟的，与我年龄相仿经常在一起玩的是三女李四和。楼里的男孩叫她四坨，坨在这里用作量词，一坨糖两坨糖，男孩子们总唱：“一百块钱买了两坨，两百块钱买了四坨。”

李家大姐最漂亮，大眼睛，薄嘴唇，天然卷曲的头发梳了两条大辫子，她是医学院的学生，李伯伯到苏联去讲学，孩子们都很关心他带回来什么新鲜玩艺儿，结果失望。四坨说爸爸只给大姐带了一件游泳衣，丑死了，妖精婆穿的。总不致于是三点式吧？那时也没有三点式。

四和的外貌比大姐差多了，不过她身材高，脂肪少，搁到现在还是很令赶时髦的女人们羡慕的。

她是被自己的男朋友打死的。那阵文攻武卫，会掰不会掰都弄支枪玩玩，只当是玩具。男朋友是武钢的，两人面对面坐着说话，枪走了火。人送到医院还没断气，可那年头乱，待医生终于到跟前时，人已经流血过多，没救了，不知她的生命随着汨汨流出的鲜血一点点离她而去的时候，她可还清醒？知道痛吗？李家孩子多，四和从小没有被娇宠，吃穿并不比普通人家孩子好，死时也没有亲人在身边。

那小伙子痛不欲生，他和父母一同上珞珈山请罪，说你们提要求，哪怕偿命都可以。李伯伯和李妈妈说，

你并非有意。他们没有提任何要求。

去年李伯伯到我们班来讲课，不知他可还认识我，若不上去又不礼貌，下课后我追上去。他一听我的名字就笑了：“噢，是你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问我爸爸妈妈可好。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问到外婆。我们做邻居时间不太长，他又是个坐书斋的先生，怎么会记得外婆的？

他仍爱唱，讲到字韵时情不自禁又唱出来，仍是地道的京腔。七十多岁了，头发倒未全白，只是起身写板书时那动作已很不方便了。

我从来没听他提到过四和，提又有什么用呢？放在口头上的不一定是心中思念的，心中所想的口头往往是不说的。人的内心是九，说出来的是一。

二、珞珈山上的怪人

山上有一条“中央大道”，1930年学校在街道口建造一个大学牌坊，正面书写着“国立武汉大学”，背面有“文、法、理、工、农、医”等字样，从这里开始，入内，上坡，顺山势拐弯再下坡，带出二区三区之后，一直走向东湖，“中央大道”起伏有致，富于韵律。

当时山上的人比现在少得多，在“中央大道”上走几趟就可以熟悉全山人的面孔。不久前在这条道儿上我还看见幼儿园的阿姨，她曾给我们发过饼干。

有几个人我觉得很特别。

一个是老头，宽松的中式衣裤，玄色白边布鞋，执

杖，长髯及胸，由二区的高石阶走来，飘飘洒洒，恍若仙翁按下云头从天而降。他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常在自编的鬼狐神话中把他放进去。待知道他是生物系的老教授何定杰之后，便不浪漫了，学校老师带我们参观过生物系的标本室，看了泡在药瓶里的胎儿标本，我再不进去。文革时未见到这位老人，大约已在轰轰烈烈之先仙逝，这倒是福气。

再一个是年轻人。现在新图书馆处原先有一个小书店，还有一个员工食堂，外婆不在珞珈山时，我们一家都在这食堂吃饭。这就常常碰见这位年轻人，他每天从教学区沿着“中央大道”走下来，一个大搪瓷碗，饭菜打在一起，找不到座位就站在墙边吃。他眼睛特别小，小得异常，猛一看他似乎是闭着眼，细看才发现那道刀片拉开似的小口子，因为眼太小，看人看物时他要扬起眉，用眉毛的力量把上眼皮扯开，脑袋也跟着用劲，所以他老是稍稍抬起下巴，鼻子伸向前，发现异味似地来回嗅着。有一次和妈妈聊起珞珈山上的往事，我问那小眼睛是什么人，孩子们都叫他小眼睛。妈妈想了一会说：“是不是经济系刚毕业的研究生啊？他眼睛不大。”

“不，是很小很小。”

“那是哪一个？我没你记得清，那个研究生可怜得要死呀，划了个右派，到农场劳动累得吐血。”

我忽然记起有一天在员工食堂吃饭，中午，突然一阵骚动，人们扭头看，大门旁边围了一些人，我挤过去从大人的腿缝缝里看进去，只见地上有一大滩血，血中

有一些饭菜，密匝匝的身体遮住了吐血的人。

“吐血的是小眼睛吗？”我问妈妈。

妈妈却不记得这事。

那个经济系的研究生呢？从农场回来没有？我希望听到一个平了反并且娶了一个李秀芝似的妻子的结局，妈妈却说不出什么了。

称得上“怪”的要数著名的数学教授李国平了。在珞珈山的“中央大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高大、健壮、宽肩、硕脑，大背头，披一领深色法兰绒斗篷，旁若无人若有所思，两腿迈得极快以至斗篷在身后潇洒地飞扬起来，活像急急忙忙赶去破案的福尔摩斯。这就是李国平。我们武大附小六个年级，每个年级都有他家的孩子。他家的孩子都剃了一样的头——圆圆的、二分之一一个西瓜式的，这使他们在学校很突出，一看就知道是李国平家的。绝的是这脑袋是李国平教授自己剃的，这些孩子也是他接生的。没人查证这传说的真实性，但都信，都说他“神”，数学大家，不定哪天激情迸发又成了诗人，我未读过先生的诗作，但我认为那一定是浓烈激荡奔放不羁的，瞧那飞扬的斗篷。他还能画，高兴了弄张卫生纸，甩几坨坨墨上去，大写意呢，用图钉往门上一钉，送给孩子们。绝了。

被他剃过西瓜头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后来真当了理发师，在汉口一家大理发厅干了六年，也“神”，写什么儿歌，一个大小伙子去教幼师的姑娘们唱儿歌。开始高考时又不唱儿歌了，啃了几天书考上了武大历史系，再啃啃书又考上了研究生，人瘦得尖嘴猴腮。他老

头子以前对学生说，30岁以前你们给我把床板竖起来。不知李家的孩子是不是也不睡觉。

1978年我去北京，混到全国科技大会湖北代表团住处看了一场内部电影。第二部是后来外部放了的美国片《未来世界》，第一部叫《魔盒》，英国片。写一个发明家，穷其一生发明了电影，当电影风靡世界时，他默默无闻贫病而死，这时在他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一个电影拷贝盒，还有刚够买一张电影票的钱。

两片中间休息了一下，这时我看到前排一个老头起身向出口走，我立即认出这就是李国平。这时的他一点也不高大，花白的短头发茬，穿一身旧干部服，说是个街道工厂的会计也有人相信。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了，嘴里不知在嚼什么，一路嚼一路回到座位上，仍是旁若无人若有所思的神情，只是没有了那股逼人的英气，斗篷今安在？或改童衣或做拖把，运动复运动，用不着等到扫“四旧”，它就寿终正寝了吧。

我记得那潇洒飞扬着的斗篷，不知怎的，我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也随着那斗篷的逝去而逝去。

我去了他家，正刷墙，房内像正在进货的杂货店仓库，桌上有一摞黄黄的直版书，瞥一眼，原来是旧小说。他说芭蕾不好看，电视里的《天仙配》还不错，“戏装鲜艳，吸引人。”我未料到留欧的洋教授，审美倒是传统的。儿子在旁边打岔说：“你莫跟他说，他不懂。”父亲也不恼，仍自顾自地说。我问到在北京看的两部电影，他只说《未来世界》好看。

为什么不提《魔盒》，那不是个容易忘掉的故事。